

# 蒙特利尔 被“迫”记录

COMPELLED TO RECORD

上卷

Volume I

## 人类与Covid-19的战争

A Chronicle of the Pandemic Years



作者：钟言  
Joe Chang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蒙特利尔被“迫”记录（上卷）：人类与 Covid-19 的战争

作者：钟言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5 by Joe Ch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5年12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283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5950177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784-2

记录人类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全人类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争，供经历过的人  
思考，供没有经历过的人了解。

## 序言

### 一部珍贵的《人类与 Covid-19 的战争》的记录史

郑南川

我和本书作者钟言相识近二十年了，那是在 2008 年魁北克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文学竞赛活动上，他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之后因为他住得远，这些年几乎没有联系。前些天我们再次联系上时，他竟然给我送来了一本五十余万字的手稿，是关于《人类与 Covid-19 的战争》的文集。

这样的一本书，我读罢被惊呆了。他所记录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体验故事，更不是一部一般概念上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而是把发生在 2020 年年初，世界范围内的疫情事件“Covid-19”近乎做了一个全面的记录。作为一个人，而且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身份的人，钟言用一己之力，从北美、加拿大这些重点灾难区域获得的真实情况和个人经历中，以极大勇气完成了记录的整个过程，实为震撼。

钟言在他的“作者自序”中谈到记录这一大事件的想法和动机，我不得不赞叹这位用笔留下珍贵历史记录的作者人。我也亲眼目睹了这个让无数人失去生命的灾难事件，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因为对“Covid-19 的战争”的恐惧；也是幸运的，感受了这场“战争”的事实，可能这是我们个人生命史上的唯一。

灾难是开启文明的一把钥匙。纵观历史，早在 1348 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就记录了那个残无人睹的情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了霍乱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男女“爱情病”中产生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灾难文学与史论是历史、文化进步最先锋的火车头，它考验着人类和每一个人的精神底线。钟言在“作者自序”中用“玄幻”的文字写到：疫情出现的“那

段时间我脑海里经常涌出一个声音，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有时甚至是出现在梦中。这声音很简单，有时是‘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有时是‘把它记录下来’。”作者简单的解释，包含了深刻的内涵，不得不说，他是有智慧的、有责任心的和勇敢的。这几年，我仅仅读过一部来自华文作家关于疫情的长篇小说，内心多少有些遗憾，这类优秀的作品少之又少。在评论那部小说时，曾谈到了关于“疫情华文写作”的重要性和历史价值。当我读到钟言的手稿《人类与 Covid-19 的战争》时兴奋不已，他做了一件大大的事情，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学价值。

疫情发生在最真实的百姓生活中。在北美这个重灾区，政府、社区和街头新闻流量巨大，开放程度很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记录者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作为一位多年从事翻译和写作的人来说，钟言成了最佳的人选。他以杰出的文笔、真实地记录，叙述了从疫情开始的第一天，到了官方宣布最终结束的重要事件。书中那些复杂繁多的数字、每个细小事实和人物的故事，在他笔下记录得生动细腻，让人读来震撼与感动，十分鼓舞人心，文本近乎实现了完整。

从这部巨作的内容来看，它既是一部具备超级“敏感”记者的实录；又是一部非虚构的长篇文集；还是一部拥有很高价值的历史史论。无论在追述 2020 年年初发生的“Covid-19 疫情”事件、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与史实，还是作为文学传记阅读等方面，都是一部很好的蓝本，拥有重要的文学与历史价值。

我和钟言都是出国几十年的人。作为移民的加拿大人，对于《人类与 Covid-19 的战争》这本书的出版，我想说，这是他送给这块土地最珍贵的纪念。文集的记录来自一位魁北克写作人，事件挂钩于这块土地并延伸到世界。我为他的工作和努力自豪。

祝贺《人类与 Covid-19 的战争》一书的出版。

郑南川：居蒙特利尔，加拿大华人作家，华文文学评论学者。

## Preface

### Humanity's war against Covid-19, a precious historical record

Zheng Nanchuan

I have known Joe Chang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We first met at a literary competition in Quebec in 2008, where he won an impressive second prize. Since then, we had almost lost touch, until a few days ago, when he reconnected with me. To my surprise, he gave me a manuscript of over half a million words titled *Humanity's war against Covid-19*.

I was chocked when I read this book. What Joe has documented is not a simple personal story, nor a conventional non-fiction work. Rather, it is an almost comprehensive chronicle of that global catastrophe which had swept the world since 2020. I am deeply moved by Joe's courage. As an individual, especially he is not a professional in this field, he, relying on his own strength, record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is world-class disaster.

In his preface, Joe shares his thoughts and motivations for documenting this great event. I cannot help but admire 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his pen, he has preserved a precious historical record.

I too witnessed this disaster that took countless lives. One could say that our generation endured great hardship and fear during this Covid-19 pandemic, but we were also, in a sense, fortunate to have experienced this humanity's war, perhaps the

only one of its kind in our lifetime.

Disasters are often the keys that open the doors to civilization.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as early as in 1348, the Italian writer Boccaccio recorded, in his *Plague of Florence*, the unspeakable human suffering, and i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s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the cholera epidemic becomes the grand backdrop of human lov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50s. Disaster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have always been the vanguard engines driving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they test both humanity as a whole and the spiritual endurance of each individual.

In his preface, Joe writes, in words tinged with a sense of mysticism: “During that time, a voice often emerged in my mind, not once, but repeatedly, even appearing in my dreams. The voice was simple, sometimes it said, ‘Record it, record it.’ And sometimes, ‘Write it down.’ His seemingly simple explanation holds deep meaning. One cannot help but say: he is a man of wisdom, responsibility, and courage.

In recent years, I have read only one Chinese novel about the pandemic, this makes me feel regretful for the scarcity of such works. When I commented on that novel, I spoke of the importance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Chinese-language pandemic writing.” Thus, when I read Joe's manuscript *Humanity's war against Covid-19*, I was filled with excitement. He has accomplished something truly remarkable, this book hold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value.

The pandemic unfolded in the most concrete aspects of everyone's life, and in North America, the hardest-hit region, there was an enormous flow of in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s, communities, and the media, with a high degree of openness. In a sense, this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ose who sought to document the era. As a long-time translator and writer, Joe seems to be the best person to complete this task. With his exceptional literary skill and commitment to truth, he recorded and

narrated this event from start to finish. In this book, numerous data, countless details, and vivid stories of real ordinary people are rendered with remarkable depth and sensitivity. The result is both moving and inspiring, a book that approaches perfection.

This book is not only a factual record written by a writer possessing a “sixth sense”, but also a non-fiction literary work. Moreover, it stands as a historical study of great value. Whether in recounting the pandemic catastrophe, examining its historical process and facts, or serving as a literary reading, this work makes for an excellent model with profound significance.

Joe and I have both lived in Quebec for decades. As immigrants in Canada, I believe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umanity's war against Covid-19* is one of our most precious gifts to this land. I am proud of his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Congratulations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umanity's war against Covid-19*.

Zheng Nanchuan  
Chinese writer based in Quebec

## 作者自序

### 本书的起源有点魔幻

这本书的起源是确实有点魔幻的。我此前一直是做翻译的，做翻译的人做长了就很少有自己的东西了，即使写也多是翻译经验翻译技巧方面的文章，像傅雷那样写出煌煌数十万字与翻译无关的“傅雷家书”的人是极少的。另外，这部书稿也完全不是我的文风，因此更像是另有人（或神）假我手而写，我只不过是码字者。这事起源于 2020 年初，那时世界一片安宁，只是中国出现了疫情。但这对世界其他地区无任何影响，2003 年中国也曾发生过萨斯疫情，中国很快就把它扑灭了。世界其他国家也出现过埃博拉疫情，寨卡疫情等，这是很正常的事。可是那段时间我脑海里经常涌出一个声音，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有时甚至是出现在梦中。这声音很简单，有时是“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有时是“把它记录下来”。我很不解，把什么记录下来？我周边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这声音在 2020 年 1 月份 2 月份中多次出现，我始终悟不到要记录什么，所以也一直没动笔。直到 3 月份，有一天看电视时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电视台正在采访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老太太。我立时被这个新闻吸引了，因为，第一，这个老太太我知道啊，当年她去中国访问的事我知道啊，此前我认为她早不在人世了呢，因为她的丈夫老特鲁多在我来加拿大那年就去世了，至今已经 25 年了；第二，她说她全家 17 口人都因为新冠疫情而被隔离了，新冠疫情在加拿大已经如此严重了吗？我当时似有所悟，难道我脑子里梦境中的声音是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我想，不管是不是，先把这个电视采访记录下来吧。但记录下来的初衷并不是疫情，而是要告诉大家，50 年前访问中国的玛格丽特居然还活着。那时没人想到这疫情能有多大，更没人想到这疫情能流行几年，连印度神童阿南德也预言这疫情顶多流行到当年 6 月份就会结束了。于是我开始记录，我甚至觉得我是在他人“胁迫”下被动地开始干一件事。开始时，我想顶多记

录一个月最多不会超过半年这疫情肯定就结束了，那不过就是几万字的篇幅。结果这疫情就是不结束，我也不能中途停止啊，我得终人之托啊。就这么一直记录了三年，居然记录了 60 万字（60 万字还是精简版，完整版是 70 万字）。说到这部书稿更像是他人借我之手而写，是因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写作风格。一是篇幅长，二是疫情数字多，这都不是我的风格。我从 20 岁开始到退休，始终是做翻译，很少创作，发表过的署自己为作者（而不是译者）名的作品最长的也没超过 5 万字。另外，我一辈子最讨厌和数字打交道，可这个书稿中最多最翔实的就是数字。一是搞文的人大多不会喜欢数字，二是我从小学到大学，最弱项就是数学。在大学时我是英文老师的宠儿，数学老师的噩梦，可见我有讨厌数学和数字。

从开笔之后，“记录下来”的那个声音再没有出现过，我就意识到“他”是让我记录 Covid-19 疫情这件事了，那我就只好一直记录下去。而且真是记录，不加修饰，只是忠实地记录下当天发生的有关疫情的最重要的事，有感触感几句（这和我的另一个职业有关，就是我除了翻译，还当老师，出国前教英语，来加拿大后教外国人汉语），无感就只是记录，每天记录完就再也不看这一篇了，过后也不改一个字。2023 年 5 月 5 日世卫组织宣布 Covid-19 疫情结束，我当时的心情是：OMG，疫情终于结束了，我终于可以止笔了！

但记录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又困惑了我很久。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比尔·盖茨早在 2015 年的一次讲演中的一句话，才似乎明白了一点。比尔·盖茨当时说，在未来四分之一世纪内，大流行病，而不是战争和核武器，将成为下一个可能导致全世界千万人丧生的元凶。我当时还纳闷呢，发明了 Windows 的比尔·盖茨不关心科技进步倒关心起人类的命运了，而且还把流行病（而不是科技不是战争）看作人类的最大生存威胁。可当我突然发现，Covid-19 疫情在 2020 年初爆发，距比尔·盖茨的预言仅仅过了五年，把我吓了一跳，这比尔·盖茨竟比印度神童阿南德更早预测到了新冠疫情。可不是嘛，战争规模再大，大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究不能覆盖全球所有国家，而如果一个比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死率仅仅再高上几倍的病毒出现（这对病毒并不难做到啊），则对人类真有可能是灭顶之灾。人类上一个类似规模的疫情那要追溯到 100 年前的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全球感染 5 亿人，死亡 2000 万人，可人类

对此还有记忆吗？关于西班牙大流感的资料少之又少，人类已经把西班牙大流感彻底遗忘了。这大概就是这幕后之“人（或神）”要我记录下新冠疫情的目的，提醒人类不要像遗忘西班牙大流感那样把 Covid-19 疫情那么快地遗忘掉。记录下来再传播出去，让今后几十年中成长起来的每一代人对 Covid-19 疫情不会像我们对西班牙大流感那样陌生，让人类在下一次疫情发生时不再像这次的 2020 年那样束手无策从而死伤严重，这恐怕就是那个神秘的声音的初衷吧。

 2020年3月10日

今天有个讲法语的老太太在蒙特利尔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说她全家17口人都被隔离了，因为她的儿媳妇新冠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了。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她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母亲玛格丽特-特鲁多。说她不一般可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加拿大总理的母亲，而是因为她很可能是唯一还活着的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加拿大人。其实用不着很可能，别说是加拿大，即便是全世界拜见过毛泽东而且尚在世的能有几人，可能除她之外就剩个基辛格了。既然是见毛泽东，那时间一下子就上溯到半个世纪之前去了。那是1973年，年轻的玛格丽特跟着她丈夫，当时的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访问中国。那时还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加拿大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而且就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因此老特鲁多是顶着美国巨大的压力去的，尼克松怎能容忍加拿大在美国之前抢先和中国建交呢。也因为如此，中国对老特鲁多的来访极为重视，毛泽东亲自会见并与之长谈90分钟，周恩来两次宴请，给了老特鲁多极大的面子。玛格丽特后来曾写过访华回忆录，说毛泽东极具个人魅力，周恩来则非常体贴和细心。她举了一个例子，宴会上周恩来以主宾身份居中，她和老特鲁多坐在周恩来左右。席间，周恩来突然对玛格丽特说，你很勇敢啊。玛格丽特不解，说您是我访问中国的举动很勇敢吗。周恩来说，不，是你怀孕了还出来工作，陪同丈夫长途旅行来访问中国，中国的妇女们若怀孕几个月就在家休息不工作了，因此我说你很勇敢。玛格丽特当时怀孕三四个月（肚子里正怀着当今总理小特鲁多的弟弟），肚子微有隆起，但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她说周恩来居然看出来了，可见周恩来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从那时到如今50年了，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还在世的全球也没几个人了，所以借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一句戏词：这个女人不寻常。

 2020年3月14日

这回这个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有个特点，就是杀富济贫，专攻富国。不信？那就看看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是不是都被病毒攻击了。这个世界上哪些国家

是最富的国家？有个最简单的判别标准，那就是G7俱乐部。G7俱乐部的正式名字是G7集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7个国家组成的。这7个国家年年开G7峰会，操纵世界事务。那这G7是哪7个国家呢？美英法，德意日，再加一个加拿大，正好7个。这几天这几个国家一个不落，全被攻击了。意大利不用说了，武汉只是封城，意大利都封国了；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了，法国总统发表电视讲话，那一定是发生了对全法国都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了；德国前两天抢了瑞士采购的口罩，这两天又抢了瑞士采购的手套；英国近日开始大批召回已退休的医生和护士，回到原来工作的医院补充人手的不足；美国不用说了，因新冠而死亡的人都上万了，昨天NBA都宣布本赛季停赛了；加拿大的卫生部长一直说没必要戴口罩，这两天也改口了，说戴口罩有助于防止感染；日本现在感染人数早上千了，两个月前是日本往中国运口罩，现在是中国往日本运口罩了。有人可能要说了，那伊朗韩国不是G7成员，不是也疫情严重嘛。要不怎么说这个病毒狡猾呢，它太有作战经验了，它不想过早暴露它的主攻方向，所以也挑几个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佯攻一下。那为什么首先攻击中国呢，中国又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错，在很多老外眼里，尤其是在很多非洲国家眼里，中国早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了。既然说到非洲了，我们看到这个病毒此刻在全球肆虐，单单放过了贫瘠的非洲。有人说那是因为非洲天气炎热，这个病毒怕热，可是澳大利亚和非洲都在南半球呀，现在都是夏季，一样的热，但澳大利亚疫情严重到很多学校都已经停课了。昨天的大新闻，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也新冠确诊了，在哪里得的，就是在澳大利亚呀。与非洲和澳大利亚同处南半球的南美洲就没有新冠流行，为什么，南美洲全是些穷国。所以很明显吧，这个新冠病毒是个杀富济贫的病毒。

 2020年3月18日

人们把当前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当成一场比赛，说上半场看中国，下半场看世界。现在，上半场已基本结束，中国可以说大局已定，或者说胜局已定。通过武汉封城，全国限行等极端手段，可以说中国已经把疫情控制住了。而下半场，目前可以说是战况惨烈，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超过了中国（3月

18日的统计，中国累计确诊80,907人，死亡3,237人。中国以外全世界累计确诊120,727人，死亡4,770人）。此次的新冠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病毒，人类既无疫苗也无药，至于怎么控制住它的流行，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说，上半场是中国一国摸着石头过河，下半场是全球200个国家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各国的抗疫策略和手段多种多样，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大体分分，如果这个世界队是个武术队，基本上可分成两大门派。一派可以叫传统派，这一派基本上学的是中国思路，隔离，限行，关停，上升到最极端就是像中国那样武汉封城，全国限行，停工停产。世界上意大利最先采取这种措施，之后加入的国家越来越多，到3月15日形成了一股封关潮。美国已经对欧盟26国禁止入境，加拿大对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禁止入境。欧洲国家如挪威、丹麦、波兰、瑞士，和西班牙等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应该说，这种极端手段只要采取得早，效果是明显的，中国的情况就是证明。

另一派暂时叫他无为派吧，以英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基本思路是不采取影响民众正常生活的隔离措施，任由病毒传播，等大部分人感染后产生群体免疫力，于是就再不会被病毒感染了。很多国家认为这种思路无科学依据，包括这些国家的民众反对的人也很多，认为是政府不作为，不靠谱。但要简单说这些国家不靠谱好像也不对，德国是不靠谱的国家吗，德国人崇尚科学，干事认真到刻板的程度。日本是不靠谱的国家吗，日本的产品质量之高是全球公认的，医疗体系完善也位居世界前列，可见日本也不是不靠谱的国家。英国除了首相约翰逊从发型到言论都不太靠谱之外，谁也不会说出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如达尔文牛顿的英国是不靠谱的国家。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这一派不靠谱，而要看他们的思路是否有道理。这一派的思路是建立在一个医学研究基础上的，那就是对这个Covid-19病毒，80%的人是可以自愈的，这部分人感染并自愈，自身就产生了对病毒的免疫力，80%的人口产生了免疫力，就形成了群体免疫力。另20%的人不能自愈，需要进医院进行救治，有限的医疗资源仅用于救治这部分人，而轻症的人不去医院挤占有限的医疗资源。老百姓之所以恐慌，有了症状都涌向医院，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属于80%还是20%。如果只有思路没有对策，那才是真正不靠谱，对此这一派也是有具体对策的。比如日本，做法就很明确，一个人如果有了咳嗽发烧等新冠症状，就在家隔离7天，同

时打电话向有关的医疗机构报备。7天后如果你的症状消失了或症状减轻了，那你就属于80%，不需要进医院治疗。如果你的症状没消失，甚至更严重了，那你就属于20%，就该去医院了，这时你报备过的医疗机构就会安排救护车拉你去医院了。原则就是80%的轻症不挤占有限的医疗资源，医疗资源只用于治疗20%的重症病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疫情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两种思路哪个更优，两种措施哪个更好，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中国有句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只有等疫情结束了，那时回过头来再看各国的抗疫成绩，这两种思路孰优孰劣就一目了然了。

 2020年3月19日

这几天真正是“一觉醒来天地变”，而且都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变化。翻看一下过去一周的记录：

3月13日：

魁北克翻译协会来通知，从今天起，译协的秘书们都居家办公了，就是从现在起市中心的译协办公室关门了，有什么事情只能通过email联系。

蒙特利尔商会发email通知，近期的所有活动全部取消，恢复时间待进一步通知。如果预定了付费活动已经交了钱的，现在可以安排退款。

3月14日：

今天是星期六，我的合作公司Asiatis翻译公司发email要求报价，以前他们是从不会在周末给我发email的，这说明他们的员工也居家办公了，所以无所谓是不是周末了。

3月16日：

总理特鲁多发布对全国的电视讲话，宣布关闭边界，只允许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境，除美国人以外的所有外国人禁止入境。

Fido电话公司通过手机短信发来通知，为支持民众抗疫，从现在起到4月底，加拿大全境打电话免收长途通话费，在中国使用免收12加元/天的国际漫游费。

3月17日：

帝国商业银行员工来电话，说你在我行租用了一个保险箱，我说对呀，有什么问题吗？她说没问题，就是通知你如果要使用保险箱今天赶紧来，银行开到今天下午5点，从明天起将关闭包括保险箱业务在内的大部分门店业务了，如果你今天不来，下次开保险箱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翻译协会又来通知，因疫情影响会员收入，缴纳会员费的截止日期从4月30日延期到6月1日。

港加商会发email通知，近期已定的所有活动全部取消，已购票的会员可以联系退票。

3月18日

特鲁多和特朗普同时宣布，关闭美加陆地边境，人员禁止过境，只允许货运卡车过境。

这病毒还越来越厉害了，得记录一下，今天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PHEIC的第49天。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构成了“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个医学专用术语，它的英文全称是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把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抽出来，就成了PHEIC。就像WTO是世界贸易组织，WHO是世界卫生组织一样，以后一说PHEIC就是指这个目前正在各国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

 2020年3月20日（PHEIC第50天）

土豆翻身了。这个土豆可不是人们吃的那个土豆，而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的名字是法语Trudeau,加拿大华人按Trudeau的谐音把他叫土豆。把一个人叫土豆，肯定是带点贬义的称呼，说明华人对他不满意，尤其对他把中加关系搞坏了最不满意。加拿大人对他也不满意，对他的移民政策，经济管理能力都不满意，把他形容为绣花枕头。

但这一场新冠大疫，土豆的几次本色表现，让他在国民中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绣花枕头变成了国民英雄。

具体是指土豆的哪几次本色表现呢？1，他夫人苏菲已经确诊新冠阳性了，他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被隔离了。尽管医生建议他做核酸检测，但他不做，他